



莫言·土泉·流苏王

□ 刘培国

莫言慕名观古树

莫言听说淄博土泉村有棵千年流苏，要来看看，写写报道，初步磋商由我出面接待，我就密切关注流苏的花讯。每隔三两日，我都去流苏古树处看看，先周村北郊东坞，后博山石马响泉，有的还是叶芽，不见花蕾迹象，有的虽然已经着花，未及怒放。心里盘算着，女儿一家困于京城三年，拟在“五一”假期回来看家，便开了会，若莫言恰好“五一”过来，腾出我一人全力接待，若莫言避开“五一”来访，我就带女儿一家吃遍大街小巷。

4月26日，有视频说，土泉流苏正在盛开。我想，土泉在大山深处，气温要低，不会这么早开花吧？怕给莫言误事，当晚把视频发去北京，次日一早即邀自然资源作协同仁赶去土泉一探虚实。

27日上午，我们驱车两小时赶到土泉。抵土泉村，路上人群熙攘。至树下，大树已然晴雪皑皑。游人在树下钻进钻出、在堰上爬上爬下，无人机、照相机作响。近看，朝阳一面的花冠确已花开至盛，唯阴面的流苏还未全开，呈针状花序。流苏真的开花了！我拍了很多图片，离开流苏古树，沿一个上坡，来到王心喜老人家里喝茶，听他讲千年流苏故事传说。

传说流苏古树为桓公所栽

王心喜，85岁。从小，他就听老人讲，这棵流苏树为春秋时期齐桓公栽于公元前685年，有“中国第一流苏”之誉。齐襄公周庄王十一年（公元前686年）末被公孙无知暗杀，公子纠及公子小白，各从鲁国及莒国返齐，先至者称王。小白自莒适齐，公子纠指派管仲伏击小白，搭手射出一箭，小白中箭倒下。公子纠疑其有诈，快马追至齐境，小白被射中腰间带钩，骗过管仲，退入桑夹谷（今土泉所在峨庄峪）。公子纠观峡谷形势，峰高谷深，小白定无路能逃，便扎死谷口，欲困死小白于谷中。鲍叔牙急中生智，于谷中多条沟壑放逐20匹牵着铃铛的饿马，任其往返奔腾，又将100只山羊倒吊树上，蹄下置鼓，鼓声震耳，马蹄声、铃声大作，公子纠愈发紧锁谷口。不料喧嚣声里，小白已悄悄旁出山间小径，经青州直奔临淄先登为王，是为桓公。次年，桓公即回到桑夹谷，改岑山为悬羊山，山下遍植流苏以志纪念。山谷尽是岩石，多数流苏渐次枯死，唯两棵流苏成



活，皆因树下有山泉汨汨流出。

历来土泉多义士

土泉村97%是琅琊王氏后裔。明洪武年间自河北枣强辗转临淄孙姿徙至峨庄，见岑山巍峨、群泉吐玉、流苏繁茂，便定居于此。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中华民族奋起抗击侵华日军，土泉村踊跃参加八路的不下20人，老书记王书顺的父亲就是当年的老八路之一。1957年5月24日，土泉走出去的老游击队长、老博山县副县长王金裕，受林业部邀请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。

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每每让王书顺激动不已。山村现实仍然差强人意。谷子、玉米、山楂、柿子、花椒等是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守着一流的水资源，村民竟然喝不上自来水。木匠出身的王书顺挑起了“两委”主任的担子。此时的王书顺开过15年美术写生基地，日子逐渐殷实起来。“土泉村成就了我，我也要成就土泉村。”8年前他当仁不让地出山了，他要让这个273户、670多口人的古村落彻底改变面貌。

村里没有多少公共积累，王书顺把手里的钱垫上，手里的钱花光了，他以个人名义举债，为改善村集体公共设施垫付了100万元，喝水工程完成了，道路硬化了拓宽了；古槐保护竣工了，旅游停车广场建好了；村里没有钱，偷着安排石匠，打的外围石头护栏，打了两年时间，垒了石凳，倒塌的边坝石堰重新垒得整整齐齐，流苏树周围大变样。他组织起了村民旅游经济合作社，共享资源，共同建设美丽乡村。只有全体村民动起来，乡村振兴战略才能落到实处。2015年5月，土泉村入选山东第一批“乡村记忆”工程文化遗产；2017年6月，土泉村入选山东历史文化名村。王书顺投入大量精力做村情调查，聘请专家实地调研，撰写

调查报告，逐级向国家主管部门申报推荐，终于在2019年6月，土泉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，土泉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既得到保护，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、宗族传统、俚语方言、乡约乡规、生产方式等传统村落精神遗产也能变得更加厚重鲜活。土泉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，流苏开花的季节，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至。

没有王金寿就没有今天的流苏树

王心喜看着这一切，为土泉村的希望欣慰，他干过7年生产队长，最理解王书顺的甘苦。土泉村曾经叫槐村，传说明万历年间王氏家族在村里定居时，住到哪里栽到哪里，先后栽了10棵，自己小时候记事时还有6棵，3个人搂不过来。当下仅剩一棵。老书记王书顺看到这棵古槐裂了纹，有危险，找人打了铁箍，把树身箍起来，才得到恢复。那年流苏树开了花，下大雨，也没有风，树枝承受不住重量，压折了一大枝，还是王书顺打上柱子，把枝子顶了起来，还有些耷拉的树枝也用绳索拉了起来。内圈青石护栏也是王书顺争取林业部门资金进行建设。

据王心喜回忆，曾经幸存的另一棵流苏略小，骑在巨石上，根部扎入岩石缝隙，十分美观。1942年，“乱世枭首”翟汝鉴驻防太河悬羊山时，烧柴伐倒了流苏，树下的泉水也不再喷涌。

村干部取来《琅琊王氏族谱》，从族谱记载，我们得知这株流苏王幸存于世还要感谢一位村中已故老者，他叫王金寿。王金寿（1905年9月11日—1985年7月10日），一个没文化的老农，绰号“王老邪”，性格刚烈，爱憎分明，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护了这棵流苏幸免于难。1975年，土泉大队革委会决定杀伐小南林“千年流苏树”兴建大寨田，因忌惮被戴“帽子”、打棍子，村民敢怒不敢言，王金寿知道后，拄着棍子

赶到流苏树下大发脾气：“你们这些败家子，要杀这棵树，先过我这关！”他坐在流苏树下，与人讲道理，论天理，最终阻止了大队革委会的杀树行为。

流苏树下与莫言失之交臂

11点30分，我们走出王心喜家，走过流苏树下，游客窃窃私语，莫言先生来看流苏，刚刚离开。我就蒙了，莫言先生已经来了？正蒙着，北京打来电话，莫言已去土泉，与你同在流苏树下，请速联系。打通电话，已过12点，莫言已离开多时，在某处打尖，无法得知他具体位置，只好约定下午在淄博见面。

下午，莫言又去了齐长城，在那里盘桓多时，以至回京的高铁票一再改签，最终，在淄博北站，我见上了临上车前的莫言。他很热情，站着和我说话，说了昨天晚上实在买不到北京到淄博的票，只好买了北京到济南的过路夜车，一早搭乘朋友的小车直奔土泉，给了流苏古树王一个“突然袭击”，也给了我一个“突然袭击”，上演了一出当代版的“陈仓栈道”。莫言说了淄博之行的全部行程，又问我的《炉痴》出版没有，我为这部书题写了书名，还在惦记，我说友谊出版社相当认真，一遍遍过，还在校对，他说好啊，这样好。

古时小白悬羊击鼓迷惑对手悄临淄为王，今有莫言先生突然袭击直取土泉，北京的朋友说，他就不愿给政府找麻烦，也不愿给你找麻烦。这话是真的，他觉得政府在忙着应对“烧烤”这一大考，不忍其分心，而我又是一个个人，薪水有限，不舍得吃我一顿便饭，花我一个铜板。其实只要追溯一下过往，莫言先生原本就是这样的人，一个一贯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，无论是谁。

莫言返京，诗兴大发，连夜挥毫书就短章，曰：

一树流苏半镇芳，淄川自古是仙乡。团簇簇雪星期乱，散磨扬馨蜂蝶忙。仲父相齐成霸业，蒲公挥笔著华章。而今愧我观胜景，为赋新诗搜热肠。思其行，赏其诗，心有所动，不由步尘一首以和之：千年古树吐芬芳，般阳故里是家乡。弥望大师行踪乱，东奔西走六神忙。心仪学识仰风业，高密东北纪新章。愧吾不才相见晚，只缘古道有热肠。

又到麦收季

□ 王效太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转眼又到麦收时节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产队时期的沂蒙山，正处在机械化初期，尤其是小麦的收割与脱粒，仍延续着千百年来的古老方式。因此，麦收时节是庄稼人最紧张忙碌、最辛苦的日子。

早晨，东山顶上刚出现一抹光亮，村南的麦田里早已人头攒动，人手一镰，一字排开，镰刀如飞，谁都不甘落后，也顾不得说话，只听到一片镰刀割麦秆的刺啦声，场面煞是壮观。

也有短暂轻松一下的时候，麦子割到地心，突然有人喊叫：“一窝鹤鹑蛋！”便引来大伙的围观，或是有人高喊：“兔子！”人们便不约而同地站起身，观察兔子的动向，然后围追堵截。当然，野兔是逮不住的，倒把地里割倒的麦子弄乱了。此时麦地变成了狩猎场，直到把兔子追得无影无踪。

收割的小麦打捆后，小车推，扁担挑，便运到了麦场里，切穗晾晒，接下来便是打场了。这是麦季最关键的时刻，因为要赶好天气，必须得烈日暴晒，能晒裂皮肤的那种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麦芒炸开，容易脱粒。正午骄阳似火，麦场里，人早已汗如雨下，牛也不停地喘着粗气，碌碡碾过的地方，发出“咯嘣、咯嘣”的声响，那是麦粒与麦穗脱离的欢叫。等碾过一面，经过翻场，再碾另一面，直到把麦秆压扁，麦穗碾烂，便开始起场了。麦穗堆成了小山，这可成了孩子们的乐园，他们爬上滚下，弹跳翻飞，麦穗堆俨然成了蹦蹦床。麦穗可是好东西，可以留起来烧火做饭，用作盖房的材料，还可以用来做草褥子。用它填制的草褥子，厚厚地铺在炕上，无论多么寒冷的冬季，也倍感舒适温暖。

最后一道工序，便是晒场了。生产队的小麦，一晒便是满满一场，在阳光照射下现出一片金黄。眼看着即将到口的粮食，怎不令农人心花怒放，笑逐颜开？然而，老天爷有时也会故意捉弄人，晴天烈日下，突然一阵狂风，紧接着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。不多时，一阵急雨便落了下来。好在社员们早有防备，一看黑云压山，就赶紧收藏，人多力量大，小麦安然无恙。

麦收结束，第一件大事就是敬天。人们将磨出的新麦面蒸成馍馍，包成水饺，祭拜苍天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